

五年與二十年的歷程

琴台聚 彥火

這是筆者參加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成立五周年紀念活動的發言稿——

今年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成立五周年。如果從籌備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到正式成立，恰巧是二十周年。

換言之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籌備了十五年。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至四日，香港作家聯會在銅鑼灣利園酒店召開了「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」，來自星、馬、泰、印、尼、美、法、日、加拿大和中國內地、港、澳、台等國家和地區數十位作家、評論家參加了會議，共同探討世界華文文學的現狀及發展趨勢。在這個會議上，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了在香港成立「世界華文文學協進會」(現名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」)的倡議，建立了籌備組，選舉曾敬之、劉以尊為籌備組主席，潘耀明為秘書長，展開籌備工作。

當時籌委會想找一位有份量的文化人當主禮嘉賓，並致開幕辭。我首先想到高錕校長。他與我所認識的科學家一樣，都很熱愛文學。他曾表示過，他小學可以背法文詩，九歲讀《莎士比亞的傳說》。果然高錕很快應允參加。在籌備會議的開幕式，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。他覺得文學是包括科學等領域的心靈之窗，人們缺乏這一扇窗子，將會失去社會進步，缺乏精神的支柱。他表示，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，文學如果從商品價值去衡量，是微不足道的，但

是對一個人的精神狀態，包括修養、氣質，是不可缺的。

高錕校長後來因發明光纖，獲諾貝爾物理獎，他的講話，仍歷歷在目。可惜當時因包括獎金等條件的所限，並未能成立。在此後十五年中，以曾敬之先生為首的作家聯會，並沒有氣餒，在辦好香港作家聯會的基礎上，無時無刻不在關心、籌劃、伺機成立世界華文文學聯會。後來在貝鈞奇先生的大力支持下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終於在二〇〇六年二月二日於香港正式成立。並在香港舉行了成立大會，與會代表包括海內外文學社團的負責人、作家、評論家、學者約四十人。大會選出理事會和執行理事會，選出了會長和副會長。

當時出席是次會議的代表，時任泰華作協主席的司馬政先生在一篇文章裡特別指出：「我很高興，希望世界華文文學聯會能早日成立起來。我等著，等等，一等就是十五年。經過了多次挫折，多少回陣痛，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終於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日成立了！這是世界華文文學界的一件大事。」

從籌備到成立的二十年的漫長歲月，我們在艱難的環境下成長、發展，並創辦了《文匯》文學季刊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與香港作家聯會一樣，我們缺乏一個自己的家。

牛頓指出：「如果這世上能有真正的

快樂，它要在家庭裡才能找到。」

牛頓在這裡指的是家庭的家。除了家庭的家，我想，家是廣義的，眼下一首十分流行的歌曲，歌詞內容有兩句話：「有家才有國，有國才有家。作為一個文學社團，也要有一個家，若有了我們今天的景況，有社團才有家，有家才有社團。」

文學社團的家是會址。香港作家聯會、世界華文文學聯會過去雖然有會址，但都是臨時的，是租用或暫借的。那個家，是一個暫時棲身之所，是臨時的家。現在，我們終於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！

當我們回睇這段歷史，我們特別感謝曾敬之先生和劉以尊先生，他們帶領我們走過這不平凡的歷程。我們還要感謝在座的嘉賓，其中不少是與我們並肩走過二十年的歲月風雨和一直支持我們、鼓勵我們的社會各界人士，他們慷慨地伸出援手。還有來自海內外全體體、理事會和全體會員，沒有你們的努力和志同道合者的默默耕耘，「聯會」這株破壤而出的幼苗，是不能茁壯成爲今天枝繁葉茂的大樹。

二十年後的今天，在「器世界」主導的社會，物慾橫流，作為文化生活的「情世界」越來越貧乏，文學負起更重要的任務，讓我們在世界華文文學聯會這個平台，發揮應有的作用吧！

公開戀情愛得暢快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鄭中基終於在女兒出世後十天給余思敏名份，七月二日在家中舉行婚禮，在律師及雙方家長見證下註冊成爲合法夫婦，過程低調，外界沒收到風。

直至九月初，鄭中基在主演電影《無價之寶》香港站首映禮上宣佈喜訊，更戴上結婚戒指，卻戴錯在右手名指上而不是左手，這已無關痛癢，重要的是他肯公開承認已婚。鄭中基跟阿多離婚後，阿多火速宣佈與陳偉霆相戀，鄭中基也繼而被發現與余思敏拍拖，未幾余思敏被發現未婚懷孕。之前有報道指鄭中基待薄余思敏，鄭中基即時否認。

表面看，鄭中基好像是等女兒出世後才給余思敏名份，事實是香港註冊結婚要事先入紙，需要一段時間，如果實實不是早了約十個星期呱呱落地，余思敏應該是挺着大肚子跟鄭中基行禮的，可是實實心急起出，余思敏便先做媽媽後嫁人。

當阿多被問對鄭中基做了爸爸有何回應時，她大方恭喜前夫，並說她也想生寶實，不過暫時不是適當的時候。

看到這對離婚男女今日對戀愛結婚時對孩子的開明態度，不禁問，當年他們極力將戀情保密，究竟是誰的意思，以至兩人離後，都異口同聲表示維持一段地下婚姻很辛苦。當時如果公開戀情，只是守着已婚的秘密，兩人的感情是否可以持久一些？

過去的由它過去，今天兩人感情已有依歸，經過地下苦戀和秘密結婚的教訓後，他們拒絕隱瞞感情事，不介意公開講另一半，不介意公開打情罵俏。好像阿多，前陣子風塵僕僕，陳偉霆在內蒙拍電影，兩人分隔了一段時間，阿多回港，出席完活動匆匆趕去陳偉霆家，不但沒刻意避開記者跟蹤，還坦白得可愛地說太掛念陳偉霆急著要見他。

經過地下情之苦的男女似紛紛要補償失去的，大方講戀情，不過他們在事業未打穩根基前，一切當然要聽令於公司，連命隨時會被雪藏，無奈地要常常向外否認。

如今他們事業已打穩基礎，且娛樂圈生態亦有變，看到千禧婚由公開戀情到高調舉行婚禮，人氣更高；李嘉欣做了媽媽不停接工作；張柏芝是兩子之母，小休復出更搶手；謝安琪做了媽媽再戰樂壇成績斐然。想通了，覺得公開也無妨，加上已由當初的新人升呢爲阿姐阿哥級，在公司有議價能力，故可暢快地承認戀情。

姻緣就是適當的人，出現在適當的時候，做適當的事。

難共富貴

天宮知玄 楊天命

內地一對窮夫妻識於微時兼相濡以沫，但後來卻因中了五百萬的大獎而鬧離婚，應驗了中國人的一句老話：「只可以共患難，不可以共富貴。」

多年前聽過朋友的一段古怪經歷，年幼時她的外婆去世，好賭的親戚在「尾七」晚上以抽數字的方式，在先人的靈前求了十二個號碼，即兩注六合彩的號碼。幾位親戚於是合注了其中的六個號碼，你猜開彩時發生什麼事呢？這六個號碼一個也沒有開出來，但另外沒買的六個，卻與開出的中獎號碼一字不差！

一般人聽到這段經歷後，反應不開「怎麼會這樣愚蠢？應該十二個號碼都買下囉」類似的說話，不過我朋友自己卻有這樣的見解：第一，鬼神絕不宜亂求或試探；第二，幸好沒有中頭獎，否則當晚一齊拜神的親戚已經因分錢而鬧個反目成仇，家也不成家了。

為何人總是只能共患難而難以共富貴呢？我想答案及解釋可以有許多，剛巧我在讀一本名為《自殺島》的漫畫，主角的體悟可能亦是答案之一。這本漫畫的故事講述某國的政府為了減輕醫療負擔，於是將一些慣性自殺者放逐到荒島上，這些本來一心尋死的人，不少在抵達後卻反而變得想活了，其原因何在呢？男主角的個人領悟是因為在荒島之上，他們單單是求生已很困難，又哪會想到要尋死呢？

換句話說，城市人因為生活得太幸福，不用再為生存而生存，內心反而會變得空虛無聊，又或是因滿足不了一些超越本身應該擁有的慾望而耿耿於懷，所以才會失落尋死——這道理其實亦可套用在「只可以共患難，不可以共富貴」之上，因為當有人得到太多，內心反而更容易迷失，也容易變得更貪心，最後變得連甚麼都不信任。

人啊，其實生來便有一「懷貪積集」的根性，但愈積集偏又愈不快樂。那麼如何能夠得到解脫呢？首要步驟大概是學懂放下所有去佈施，那麼人的精神便能開始進入正道的境界。

字如其人



在廣場練字的人。網上圖片

如今，電腦的普及，以及無紙化辦公的大力推廣，使得原本對自己那筆字無所謂的年輕人，越來越不重視漢字的書寫了。不少年輕人，別看其學歷文憑牛上了天，什麼博士啦，博士後啦，可他那筆漢字——那個「板書」，那個簽名，不客氣地說，整個一污拉稀！筆者當年工廠的那幫難兄難弟，多是一些初中生，去年一次工廠聚會上，談到兒子們的字時，有幾位不僅大搖其頭，甚至嗤之以鼻：「哪像東西？還不如老子一個大老粗！」

俗話說，文如其人。意思是文章的面貌、品味、風格，與作者本人的追求、秉性、趣味如出一轍。能夠寫得一手好文章的人，是很受人尊重的。其實，字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！

正因為這樣，我們這代人很少有看重「字」的。我們不僅自己練字，更想方設法教兒女們練字。

記得兒子剛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我就買了本《紅樓夢》詩詞鋼筆字帖交給他，讓他做完功課後，在文稿紙上每天照着練。那文稿紙是「標準件」，每張300格，每天就寫一張。我不要求多，更不要求快，只求好，也就是認真寫，寫工整。並告訴他一個很簡單但務必看重的道理：字，就是人的第二門面。一個人即使長得再醜，但只要字寫得漂亮，也同樣可以贏得別人的尊重，尤其在沒見過面的人那裡更是如此。

為了證明這一點，我將自己一段頗為有趣的經歷講給他聽。

一九八四年，我與同事陳老師合寫了篇《敗兵歸來》的小說稿，投給當時享有文壇「四小花旦之一」

美譽的《芳草》雜誌，不久就收到編輯決定留用的來信，其時我正在昆明海埂長駐出差。因不知信的具體內容，便請陳將那信寄來過目。當我拆開陳老師的信，看到編輯用八行筆和毛筆寫就的那封信時，一時間不禁愣住了！編輯署名「劉寶玲」，我怎麼也沒有想到，一個女流之輩，竟能寫出如此一筆賞心悅目的毛筆字！公務結束，回到武漢後，我們又合寫了篇稿子，決定利用送稿上門的機會前去拜訪。當我在《芳草》編輯部打聽誰是「劉寶玲」時，孰料，一位胖胖的中年漢子從自己的辦公桌前應聲而起，「我就是」！那一刻，我驚訝極了！「您……您就是劉寶玲……劉老師？」劉先生笑道：「是呀，我就是劉寶玲呀！」我仍不意識地兀自搖頭，「劉老師，您的字實在是太漂亮了呀！」

因為字而贏得我佩服的劉先生，此後成了我亦師亦友亦兄長的誼友。劉先生厚道勤奮，為人極誠懇，熱情周到，十分細致。這些內在的美德，都在他的字裡有所體現。他雖然只有初中學歷，可他的文學、書法皆有相當造詣。他曾就職於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，擔任過《芳草》副主編，向他投稿移稿就教的名家不知凡幾，而經他培養、如今活躍於文壇的著名作家更是有大有人在。劉先生集編輯(鑒賞)家、作家、書法家於一身，認識他的人誰個不肅然起敬！

儘管兒子知道了這些事，也認那個道理，但令

我失望的是，他的字卻沒有練出來，筆畫彎彎曲曲，結構鶻鶻扭扭，非但不見任何功底，甚至連最基本的協調、勻稱都沒能達到，完全沒有曾經練過字的痕跡。大學本科的文憑，小學生還不如的幾個字，難道這就是那位長眠於地下、曾經當過私塾先生的後代？！

我時常為此而長吁短歎。字，要把它寫到精、氣、神、形相統一，寫到令人嘆為觀止的化境，的確絕非易事。但是，工整勻稱，胳膊腿都協調，看上去順眼，還是不難辦到的。可是，孩子們為什麼就達不到呢？思索的過程讓我想到了我們的前輩，尤其那些學歷有限、早早投身於推翻三座大山鬥爭的職業革命家，他們雖戎馬倥傯一生，可誰沒有一筆好字啊！至於那些飽讀詩書的實業家、科學家、藝術家，就更不用提了。為什麼他們的字就寫得那麼叫人佩服，而且是文武兩道殊途同歸呢？很明顯，他們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裡，在沒有任何條件優勢的情況下，憑着勤奮，一絲不苟練出來的，是做事認真的結果。「文王拘而演周易，孔子厄而作春秋」，完全可以這麼說：是認真成就了他們。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，而他們那代人就最講認真。

再看我們的孩子，也就是他們的孫輩，無論家庭條件，還是自然環境，都遠勝於他們那輩人。可是，世界上怕就怕不認真，而我們的孩子生活在一個浮躁的時代裡，惡劣的社會風氣侵蝕他們的靈魂肌體，精神家園裡缺乏健康營養，一切都無所謂，對創造物質財富提不起興趣，對生產勞動不屑一顧，着迷於所謂的虛擬經濟，不是熱衷炒股，就是夢想博得大彩，總之終日裡只想一夜暴富。因此他們最缺的就是認真。做人缺乏認真，做事更缺乏認真。正因為如此，孩子們的字又怎麼可能好得起來呢？

字如其人。那一筆一畫的細節處理，那間架結構的設計安排，無不都在不動聲色之中，將書寫者的

人生態度、思想性格，乃至精神境界都悄然融化了進去。人們往往不需要花費太多的精力，就完全可以窺見其約。其中，尤以那些不學無術而滿世界「題字」撈錢的權貴和四處鑽營沽名釣譽的「書法家」為甚，常常一抓一個準。十分有趣的是，這些人也想瞞，也想掩飾，可無一不是任費心機。我曾就此寫過一篇《題字鑒字壁上觀》的小文章，說明要想不留信息痕跡，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否則，那些鑒定家就會餓死。而正是他們那些招搖天下、慘不忍睹的「書法」，對我們的孩子毒害匪淺！

諸如此類都說明，孩子們的漢字羞於見人，決非電腦普及和無紙化辦公惹的禍，而是除了他們的非觀努力不夠外，還有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。

寫到這裡，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名著《孔乙己》。那個落魄潦倒、終生不曾「進學」而不乏善良的老先生，在那種一種無望的生存環境下，還不忘循循善誘地教「我」寫字。這固然體現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精神上的優越感，但表現他重視漢字書寫的傳承，又何嘗就沒有半分呢！

漢字是中華民族煌煌史冊的載體，是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文化瑰寶，它的書寫早已成爲舉世無雙的藝術門類，被尊爲「國粹」。可是，毋庸諱言，「國粹」正在走向式微。而我們的孩子，能夠承擔得起傳承、振興「國粹」這樣一個無可推卸的歷史使命嗎？

如今，「細節決定成敗」已成爲很多人的共識。那麼，甚麼才是中華民族的細節呢？愚以爲漢字的書寫可謂其中之一。漢字的書寫是中華民族的細節，而這個細節裡凝聚着文化的、思想的、精神的、情感的、地域的、種族的等等太多太多的遺傳基因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緊緊抓住這個細節了！

說到這裡，聰明的讀者或許以爲筆者在杞憂「國粹」失傳。其實，不才要憂的何止是區區一個「國粹」？嗚呼，「國粹」事小，民族基因何等事大啊！

長久與短暫

隨想 興國

最近讀到一篇會發人深省的文章，作者是台灣一家企業的副董事長詹偉雄，文章的主題是「後賈伯斯年代」。

賈伯斯是蘋果公司的執行長，剛剛宣佈辭職，股票馬上應聲下跌，但是，回想他當初推出第一代iPhone之前，市值只有五百四十萬美元，辭職後下跌至三千五百萬美元。一個推出新型電腦，就令到市值增加七十倍，何人能及？

從賈伯斯身上，詹偉雄體驗到，以前的企業，是追求理性化的管理和創新，令企業能夠長久。現在的企業，則像賈伯斯創業一樣，不再追求企業長青，而是「如何激情燃燒，再急流勇退」，也就是說，現代企業追求的，是過去追求「造鐘人」的永恆式企業專家，所嘲笑的「報時者」只有刹那的璀璨和短暫。

因為利刃的激情燃燒的結果，可以令企業從五十多億一下子增加到三千多億，然後，就急流勇退，不再執行了。而且，賈伯斯的發明，完全起因於他大學時的「書法課」，讓他感到文化美感的衝擊，一心一意想做出「能」以排版自己文字作品的機器而已。

過去的人，都在追問到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。如今，早在世紀末，便有專家指出，這是個沒有英雄的年代，創造不了具有英雄性的時代。

看詹先生的文章，令人想到，時勢製造了賈伯斯這個短暫的英雄。所以，時勢造英雄，是這個時代特有的產物。有英雄，但是只有短暫的璀璨，而沒有長久的持續。

樊建川的「野心」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在大邑搞私人博物館的樊建川，已經建成了十個館，他還雄心勃勃地準備再搞二十個，分爲抗戰、文革、民俗等系列。

他今年才五十多歲，相信還有足夠時間來實現他的夢想。他暫時已經投入了幾個億的資金，但現在他還要花精力辦企業，在辦企業中賺了錢來發展這個博物館群。

樊建川說，他自己不會着意留下甚麼資產，他只有一個女兒，他也不想把博物館變成下一代的經濟負擔。所以他要想辦法成立一個基金，來使博物館群往後有一個正常的運轉。

他說不圖任何利益，這個博物館群現在就像一個沒學會謀生的傻孩子，所以他仍要賺錢來養這個「孩子」成長。

他的野心很大，投資也很大，光是那個「壯士廣場」，即陳列二百名抗戰英雄鐵像的廣場，便花了二千萬元。

博物館本來是一種爲公眾服務的事業，應該是公營的，即樊建川口中所謂

《竊聽風雲2》的股票疑惑

路地觀察 湯兆光

《竊聽風雲2》口碑及票房皆出色。香港社會一向以金融推動，但電影界一直河水不犯井水，要回潮也只有電視劇《大時代》深入民心。《竊》系列其實不算高科技型的竊聽故事，反而闖出金融作系列主線，是電影的一大突破。

電影儼如一堂金融課，由香港投資歷史至今日的國際金融中心，由當日爲華資出力的良心經紀至今天無惡不作以錢爲先的「地主會」，電影讓我們這些普通的股民知道背景——除了歷史背景，還有現在天天發生的黑幕。但以我這樣的股友而言，一直等不到專業的技术評論，最令我感到戚戚然。

早前周顯在《明報》指出了《竊》和《竊2》的一點點。前者他是看回電視重播，見到戲中的股價有點數後三個位(如55)，是現實中不存在的。而第二集他則進場看畢全套電影，最大謬誤莫過於古天樂拿着「一大包股票」上沽出，他懷疑證券行是需要先股票要轉到「中央結算全」，才可以存放，但古天樂在電影中可立即在多間證券行沽售。

第二個疑似錯誤顯然是很嚴重的，因為這關乎故事能否成立——吳彥祖之可以擺佈古天樂爲他進市，是因為古天樂能拿着一袋吳彥祖留給他的股票，到市面上不同的證券行以高價沽出股票。若只是爲劇情需要便修改了交易條例，實在是編劇一大罪。

有網民旋即提出質疑，說自己已試過到證券行立即沽售股票。我不是股票專家，以一般的股票買賣經驗而言，若透過銀行而退還所有成交金額，銀行是不可能立刻繼續投資，你可用沽出的金額來作新一輪的買賣。不知道周顯先生所言是否如此，就是成交一向不能馬上進行，要待至兩天(銀行是兩天)的交易結算時間，但銀行一般會先墊差額，好讓客戶立刻投入一場交易。未知小的證券行會否為了吸引客戶，寧可先付數，自己再和中央交易。至於轉名之說也是無法明解，希望不久後有高人出手指點。

百家廊 張衍傑